

## 達爾文主義醫師臨床對話

資料來源：《我們為什麼生病》，R. M. 尼斯 & G. C. 威廉斯著，  
易凡、禹寬平譯，湖南科技出版社，2018。

目前的主流醫學醫師與達爾文主義醫師對疾病的看法和解釋不同，在臨床上面對病人時當然也不一樣。讓我們假設一位痛風病人就醫時，與醫師模擬對話的情形：

前達爾文主義(即主流醫學)醫師：

“痛風使我們的大拇指發炎，對嗎？醫生，痛風是怎樣引起的？”(病人)

“痛風是尿酸結晶在關節液中引起的。我認為你能够理解為什麼幾顆砂粒樣的結晶就能使關節疼痛。”(醫師)

“那麼為什麼我有這個病你又沒有呢？”

“有些人的血尿酸水平比較高，也許是遺傳和食物兩方面的原因結合起來造成的。”

“那麼身體的設計為什麼不能更好一些？應當有某個系統能把尿酸控制在較低的水平。”

“但是，我們現在還很難期待我們的身體是完美的，是嗎？”

這時，我們的前達爾文主義醫生閃避搪塞問題，認為這種“為什麼”的問題沒有必要認真地對待。他不知道近因解釋和進化史原因解釋的區別，他對於疾病的進化史方面歷史根源的重要性和合理性講不出什麼道理來。

達爾文主義醫師：

達爾文主義醫生給病人另外一種答復，比較針對着他的提問。

“你的問題很好。已經發現人類的尿酸水平比別的靈長類動物高很多，而這種高水平的尿酸是與人類的壽命比較長相關的。壽命比較長的物種有着較高的尿酸水平，似乎尿酸可以保護我們的細胞避免氧化的危害，氧化是衰老的原因

之一。所以自然选择可能在我们的祖先中选择那些尿酸水平高的，哪怕有些人后来患了痛风，因为较高的尿酸对我们人类这种活得寿命比较长的动物特别有用。”

“所以说高水平尿酸抗衰老？”

“基本上是这样，这样理解多半是正确的。但是，至今还没有证据肯定尿酸很高的人活得特别长。任何人都不愿意大拇指这样痛下去，所以我们将要把你的尿酸水平降到正常范围使痛风得到控制。”

“我懂得这个道理了，谢谢医生。”

达尔文主义的立场已经能对处理许多医学问题有所帮助，例如链球菌咽炎（strep throat）：

“这是链球菌咽炎，因此你应该用些青霉素，打7天针。”达尔文主义医生说。

“这样便能使我的病好得快些，对吗？”病人用嘶哑的声音说。

“可能好得快些，还会减少发生风湿性心脏病之类的可能性，因为患链球菌咽炎时，体内要制造免疫物质攻击细菌。”

“为什么我们身体不会制造一种更好的免疫物质，只攻击细菌不会伤害我的心脏呢？”

“因为链球菌在我们人类身上进化了上百万年，它的诡计就是模仿人类的细胞的蛋白结构。所以我们制造出来攻击链球菌的抗体也会攻击我们自己的组织。我们与链球菌的竞赛，是无法取胜的，因为链球菌的进化比我们快得多。链球菌每小时便有了新一代，而我们要20年。幸好我们还能用抗生素杀死

它。你要为了自己也要为了别人在病情好转之后继续用一段药，否则便有可能帮助了那些能够在短期接触抗生素之后继续生存的链球菌，而这些抗药性变种的链球菌会使大家都要遇到麻烦。”

“哦，我懂得我为什么要把这瓶药吃完了。OK！”

或者再看一个心脏病发作过的病人：

“医生，如果我的高胆固醇是基因引起的，那么改变我的食物又有什么用呢？”

“这些基因在我们过去进化成人类的正常环境中本来是无害的。如果你每天要花 6—8 小时走路去寻找食物，而且大多数食物是淀粉和野外猎取的兽肉，你是不会患心脏病的。”

“但是恰好就是我不应当吃的食物是我最喜欢吃的，这又怎么办呢？不能吃油炸薯条、冰淇淋、乳酪和牛排？你们当医生的就是要把一切好吃的东西都夺走。”

“我们现在打电话就能找来过去在非洲大草原上非常短缺，但是不能缺少的必要的食物。那时，我们的祖先找到了一点盐、糖或者脂肪，就要尽可能地多吃一些，但是现在我们要多少就有多少。只要装在卖杂货的车上就是。我们大多数人吃的脂肪比我们的祖先多两倍以上，也吃了更多的盐和糖。你是对的，这是一个存心使人不愉快的恶作剧，我们需要的正是我们不喜欢的。吃一种健康的食物，在现代条件下是不容易的，我们要用脑子和意志去抵抗我们原始的欲望。”

“对了，我虽然仍然不愿意放弃我喜欢的食物，但是至少我懂得这个道理了。”

摘錄自: R.M.尼斯 , G.C.威廉斯. 《我們為什麼生病》。